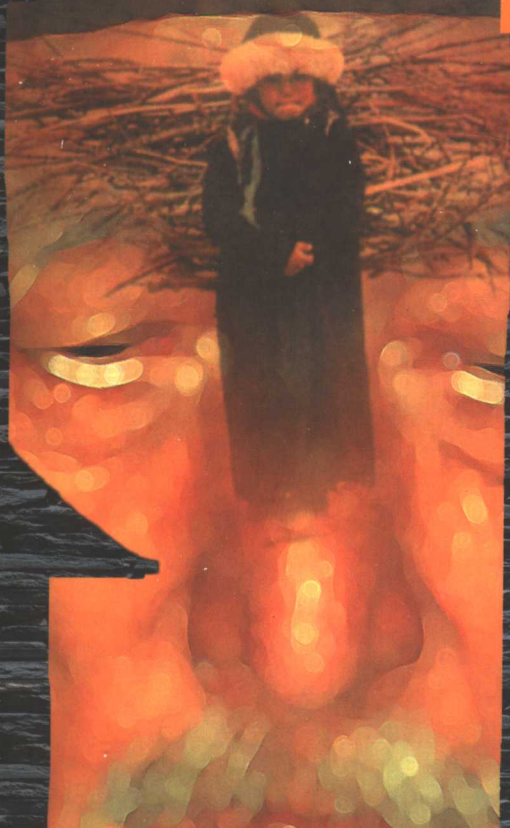


Kurizi

苦日子

作品公开了一个罕见的真实故事
展示了生活的
凄惨
残酷
沉重和人间的悲哀

■ 闫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苦日子

作品公开了一个罕见的真实故事
展示了生活的
凄惨
残酷
沉重和人间的悲哀

SBU34/11 I247.5
3219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日子/闫成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 5

ISBN 7 - 80648 - 607 - 0

I. 苦... II. 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933 号

苦 日 子
闫 成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长春市东新印刷厂

印数:1—5000 册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3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48 - 607 - 0/I. 184

定价:22.00 元

内 容 提 要

作品公开了一个罕见的真实故事。

作者以质朴的笔墨含泪倾诉了惨绝人寰的亲身经历。阅后催人泪下，令人怜悯和深思。

主人公在沉重的家庭负担、巨大的情感痛苦和惨重的身心摧残的人生逆境中始终艰难而不动摇地与命运搏战，甚至在明知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情况下仍然在深渊的黑暗处咬紧牙关奋力地生活下去。这种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支撑着他和家人经受了八年之久的苦日子。作者围绕着亲生女儿的思维和精神丧失、只剩下肉体存在的苦难现状，展开了一幅幅使人不寒而栗的情节画面，细致地叙述了恶劣的生存处境、残酷的现实生活带来的种种灾难以及人间美好生命无价值毁灭的过程。

作品以当代西部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军垦城市为背景，通过主人公不幸的遭遇以及在痛苦中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揭示了其压抑、苦闷和奋争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生活的凄惨、残酷、无望和人世间的悲哀。

苦日子过去了，但其中的人物命运和悲剧性结局为社会和读者留下了永恒的震撼。

写在前面

噙着辛酸的泪水，我坐在写字台前。

为了可怜、可爱的女儿，为了从1岁两个月就开始天天遭受煎熬和折磨、整整持续了八年半的女儿，为了被可怕的病魔夺去了生命的女儿——闫佳佳，我要写一本书，一定要写一本书。

别的工作都可以不做，再重要的事情都可以放下，惟独这本书不能不写，现在就开始写。否则，我一天也不能安宁，一天也无法轻松。

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都能理解父母对儿女的情感和疼爱，宁肯自己受苦受累也不能让孩子受罪，甚至可以豁出命去！可是有没有谁又这样想过：当你的可爱的孩子在水深火热中忍受着剧烈疼痛和煎熬，默默地独自承受这一切而没有也不能够发泄痛苦和哀鸣的时候；当她以你根本无法想象的毅力竭力坚持不甘让病魔夺去她生命从而与病魔进行着坚决抗争的时候；当你发现她在做完这一切努力时眼睁睁地哀求着你，而你又没有办法援救她，更不能替代她承担这一切从而不能拉她一把的时候，你能不能顶住这种从内心深处涌腾出来的惨痛呢？

每当夜深人静，星月挂空，我暂时写毕文稿的某一片段，

站起身在窄小、拥挤的书房沉闷地踱步的时候，一种常有的、早已领略过的、抽心似的感觉便隐隐蠕动。我知道我的心底深处又要开始一阵阵的绞痛了，这像是无法治愈的精神上和心脏里的癌瘤，随时都有可能刺激着我，折磨着我，侵蚀着我，我清楚这种时刻就会克制不住地想起已经病逝的女儿佳佳。这种时候，我的心境全部都被她占据，容不得其他。我感觉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残酷，太不公平。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患了那么严重的疾病，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而且为了配合治疗，强迫她从会吃饭时就开始不停地吃药打针，最终仍然没有保住性命，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医学界治不好她的病，那么，在上的苍天为什么就不能救救这个可怜弱小的孩子呢？

佳佳一岁半以前是个伶俐可爱、非常聪明的正常孩子，她会甜甜地，奶声奶气地喊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她的笑是那样纯真、甜美、亲切，令人陶醉，她的一举一动是那样的招人疼爱……谁知一场灾难深重的恶性疾病晴天霹雳般降临到她的头上，使她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的智力、感觉一直停留在一岁半时期的水平，在这以后的八年多来，她的身体虽然在发育成长，但大脑指挥系统已完全萎缩，枯竭，失灵；她失去了自制能力，不能左右自己，而且不能同任何人进行语言和情感乃至手势上的交流，不知道起码的自我料理、自我保护和自我生存；她除了睡着之外，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大人的护理和帮助，她的攻击型性格和严重病态的歇斯底里发作，破坏性极大，又让人一筹莫展，望而生畏。

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内脏就立刻收缩一团，悲痛万分、哀

怆凄凉。我的心在起伏，在翻滚，犹如波浪滔天，汹涌澎湃
.....

我的家在石河子市第二技工学校一幢东西走向的住宅楼上。书房和卧室向南，客厅（并做打印室）和厨房朝北。书房有两张写字桌，其中一张设在南边墙的大窗户下，《苦日子》的草稿将在这张写字桌上完成。窗户外面是大凉台，阳光无法直接照射书房，但书房的光线依然非常充足明亮。

每次我坐在写字台前，透过凉台门上那一大块经常不擦拭的布满灰尘的玻璃向外望去，可以看到第二技工学校校园南边那堵用砖块和水泥砌成的已经陈旧不堪的围墙。墙根下，长年停放着一排早已报废的教练用车。从东向西依次排列着四辆东风牌货车，三辆已经没有车门的解放牌大客车，还有两辆北京牌 121 型 8 座铁壳越野吉普车。我对那辆靠东边的，紧挨着东风牌货车的大客车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和感情。

远远注视着那辆大客车，我的心又沉到了往昔的岁月中去。我曾一次次牵着女儿的手走进学校大门来到客车跟前，帮助女儿踏上踏板进到客车里。女儿在客车里愉快、轻松、忘情地玩耍的情景曾给予我们莫大的安慰，妻子和我都曾多次领着佳佳到那辆旧客车里玩耍过。它虽然破旧不堪，但大多数座椅还是可以坐的。女儿在车内时而坐一会，时而到车头摆弄着方向盘。她每次到这里后，精神非常振奋，情绪特别好，往往一玩就是两三个小时。

现在，女儿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但那辆车还在，依旧停放在那里，再也不见有人到它跟前。春节前后，那里被一片

白茫茫的厚雪覆盖，一个脚印也没有，痴望着那里，我心里空荡荡的，惘然若失……

有人对我说，一切都过去了，苦难也好，悲痛也好，都已经成为历史，犹如江水东流，浩浩悠悠，永不回头。我们应该振奋精神，重新生活，重新开始。

是啊，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可是，过去的一切就那么容易过去吗？它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我和妻子的心上，我们不可能将它忘怀，不可能不去思考它。

八年来，我们像做了一场噩梦，梦魇紧紧地把我们咬住，我们不能脱身。现在虽然一切都成了历史，但回首往事，仍历历在目。我仍然不停地想：当初我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我们？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有价值吗？我们该不该严肃、慎重地对待这段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该不该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以倾诉我们内心的感情？当然，我们的命运毕竟是个人的命运，比起民族的命运微乎其微，但我们有责任记住它，珍惜它。它是苦难史，也是教科书，它为我们今后的生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牢固基石。

从深山矿区调入石河子市工作是我们生活的一次转折和机遇，也是后代脱离落后山区的开始。但没想到从这时起我就走进了一条泥泞坎坷的羊肠小道，而且愈加曲折和艰难。除了生活艰辛、女儿病亡使自己遭到严重打击之外，多年来，在精神和思想上也深感压力重重不能顺心，尤其是立志从事学问的愿望不能实现而被迫放弃，这给我带来了许多烦恼，以致经常处于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的状态之中。由于在精力和时间上力不从心，从而无能为力地耽误了这么多年的宝贵时光，使我的心

灵上一直压着一块巨大沉重的顽石，现在，我决心搬开它，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人最宝贵的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求索奋进。倘若成年累月都是为了温饱问题而不得不去从事自己不愿从事或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并不相干的工作，那么，这种生活则是平庸而不幸的。我这些年来就是这样，而且仅仅是为了解决人生最简单的吃饭治病之类问题而奔波，仅仅是为了不要死去而活着。几年来，我为了勉强生存，为了挣到家庭必需的日常费用，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心情坐下来从事学问。要么在工作单位从事烦恼的社会性事务，要么干个体，都是单纯地为了挣钱糊口，这种生存方式和生活内容是我十分不情愿的，然而却没有丝毫办法。要吃饭，要具备为我那非常可爱却又是极其可怜的、出生不久便遭受病魔折磨、久经治疗却无任何好转、智商低能无法自理的女儿最基本的正常开支。起初，靠在单位上班的薪水凑合度日，最后开支过大，仅靠薪水已远远不能承受，更何况我们已经负债累累。一想到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偿还或终身都可能偿还不清的债务，我便不能安宁，经常夜不能寐。孩子的特殊情况以及非正常的超出一般家庭的经济开支造成的穷困潦倒、饔飧不继、濒临家庭崩溃的严峻事实，促就了我必须当机立断，不容迟疑地下海从商。无论情愿与否，无论适应与否，都必须这样生活，只能这样生活！否则，将无法坚持生存下去，无法继续将苍凉的日子维持下去，更谈不上什么自己热爱和追求的学问。因此，我踏上了停薪留职经商挣钱的陌生的个体之路，而且是全身心的投入，最大负荷的奔忙，无上下班之分，不存在节假日休息，更没有业余时间可谈。这是

生活的逼迫，是我近几年来必然的命运。

有时候，人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存方式，挑选生活内容。人首先要活着，只有在生命能够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每月连几百元的收入都没有，连家庭正常的开支都不能维持，即便你的本职工作与你的理想发生再大的冲突，即便你再讨厌、再不愿意干你目前的工作，你不去上班挣钱又能怎么样呢？也就是说，想干的事情不一定能给你报酬，而有报酬的工作又不一定是你心甘情愿去干的。

我曾经因为爱好文学和音乐创作，不感兴趣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觉得单位很多时候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形式主义导致的无工作效率的浪费，无论对集体还是对个人都没有什么益处和必要，但是，还要干。那些本职工作是一级级指令性文件布置下来的，上级部门要检查评比，不能落后，不能让领导和同事们指责自己不干工作混日子。实际上再干而且干的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混日子。怎么办？当然要干，因为自己每月拿着国家发放的工资，大家都是这么上班工作的，自己有什么不行呢？

然而，家庭愈加贫困，外债越欠越多，我们面临着经济上一辈子翻不了身，永远背着债务活下去的现实。怎么办？冷酷的生活已经发出严肃而无情的警告，不但要挣钱，而且还要挣更多的钱，将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挣钱，什么文学音乐，什么个人爱好统统见鬼去吧！

这样，我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从事酒店经营。

从事个体经营要比在单位上班的时候负责任得多，操心得多，什么时候都讲究一个工作效率，在有限的时间里，选择那

些最主要、最有意义、最能具有效能价值的工作去干。不存在搞什么形式，受到什么领导的青睐和表扬，只要能干出成效增加收入，就是惟一的工作目的。个体户的本职工作和国家单位上的本职工作都是自己的工作，虽然二者迥然不同，在性质上存在根本的明显的区别，但同样是不情愿干的。我自以为是知识分子，是从事学问事业的文化人，我的学业和才华不能荒废，我的自身价值不能被埋没，我的光和热要在学问研究的自我实践中得以发挥。我不能这样不伦不类地去经营酒店，成天同鸡鸭鱼肉打交道。只是我太需要钱，急着等钱用，确实再无法顾及别的事情，我的才华、文化追求和在书本上学了那么多年的知识，还不了我的欠债，换不来给孩子治病的中西药，救不了孩子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的生命。

这种时候，钱就是命！

对一个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对生命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吃饭和治病更重要了。要吃饭和治病就必须得有钱，有了钱就保证了每天给孩子服药的开支，有了钱就保证了家庭的基本生活，难道这有什么可以提出疑问的吗？难道这有什么不合情合理的吗？因此，我要干，要挣钱，而且要专心地，不分昼夜和节假日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中去。

这样，在个体经营中，我不可能再有业余时间看书学习，甚至没有时间去想它。每天早晨采购，晚上下班已是零点以后，劳累一天，骨头架子都要散伙，疲倦得如同死狗，随便洗一下便上床睡去。天天如此，一晃就是几年，这有什么不正常吗？这太符合现实生活了，简直是客观事物决定意识形态的最

有力的证明。

我们欠账是因为曾经借钱给孩子治病，可没想到孩子的病没治好，所欠的一屁股债也无能力偿还。在个体经营的几年中，我们用挣来的钱，一面继续给孩子买药治病，一面偿还过去的欠账。欠账一天天减少，可孩子的病仍然不见好转，而且越发严重，直至最后病亡。

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不需要再挣那么多钱了，生活没有什么可以逼我们为了钱而不顾一切的事情。欠账已经付清，我终于可以放弃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去干的那件事——经营酒店。我想，哪怕挣再少的钱，仅仅够生活费也比无暇实现自己的意愿强得多。这样，我可以尽情地将自己的书房布置得方便合理，适用舒坦，可以静心坐下来奋发拼搏大干一场，实现自己许多年前在大山深处的梦——做学问。

就这样，我终于重新拿起了这只可爱的钢笔。

首先，除纪念可爱的女儿之外，我还想到的是写出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倾诉对孩子、对已经过去了的生活的情感，吐出自己心中想要吐的话，同时也将这些年来女儿患病、家庭凄落的艰难旅程记载下来，鞭策我们不忘过去，热爱生活，重整旗鼓，奋发图强，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

其次，我决心珍惜时间，永远勤奋。一直到生命的结束。

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苦难的生活，对得起已经离开人间的女儿。

1998年4月5日

第 一 章

中国西北边陲，亚洲大陆深处，几千年来人迹罕至的戈壁滩上奇迹般地坐落着一个绿洲城市，像一颗璀璨夺目的东方明珠从准噶尔盆地南缘拔地而起，在偏远枯寂、绵延千里的荒漠上昭世瞩目，大放异彩。这个城市以她特有的绿荫葱茏、锦绣美丽、年轻娇柔和规范开阔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她是边疆的赞歌，是西北人的骄傲。

她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城——石河子市。目前，石河子已经是拥有 18 个农牧团场、一百多家企业、二十多所大中小学、40 万人口、工农商学军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中型城市，也是兵团农八师师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石河子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

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开垦荒漠，根据王震将军要在这里“开基立业”建一座新城的指示和半年多勘察，终于靠军垦战士们的双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起了这个新兴的城市。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史上一颗硕大果实，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值得也必须记载的辉煌灿烂的一页。

经过军垦两代人四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石河子市已经发展

成为兵团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的中心。它是兵团的缩影，是兵团的象征，是兵团人的自豪，是兵团战士亲切而又温暖的一个大家庭。只要是兵团人，没有不知道石河子市的，只要是军垦的后代，没有人不对石河子市肃然起敬，顶礼膜拜。我就对这座城市朝思暮想，感慕缠怀。

我向往这个城市，想调入石河子市工作，成为一个城市人。

我在山沟土生土长。父母在山沟扎根了一辈子，我也可以在山沟生活一辈子，可是我却不愿意也不甘心让我的后代再在这里呆一辈子。即便不为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后代想想，既然是一位父亲了，就必须为后代操这个心，虽然女儿还很小。每当看到别人调进城市，我就自悲，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地方不如别人，别人能进城，我怎么不行呢？于是，我开始了活动，尽到所有的努力，调进石河子市成为自己近时期的主要生活目标。

终于，我的愿望实现了。

1988年底我接到调动通知，1989年春节后总算将所有手续迁出，正式从大山深处调进了这个让我仰慕已久的城市。这是一生中的大事，是生活的一次转折，是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的开始。我信心百倍，暗自决心珍惜这一切，好好干，在新的单位干出样子来，抱负和理想的实现，从现在开始。

1989年2月16号是去石河子报到的日子。

天还没亮，窗外一片漆黑，我便兴致勃勃地起了床。妻子赵清做了几个热乎乎的荷包蛋，我急急忙忙吃完，准备赶最早一趟班车进城。

周岁零两个月的女儿佳佳正在熟睡，她太小还不知道她的爸爸将是城市人了，而且她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摘掉山里娃的“帽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儿童。我这样想着，深情地走到床前，轻轻地亲吻了她那美丽的、令人心疼的小脸蛋。

“好啦，别把孩子弄醒。”妻子娇嗔地瞪我一眼，递来大衣。

我将大衣迅速穿好，短促地同妻子拥抱。

“快走吧，别误车了。”妻子挣脱我，帮我整理着衣领。

打开家门，山风凄冷，繁星闪烁，妻子伫立在门口目送我。

“进去吧，外面冷，你穿的衣服不多。”我走出几步又回头将妻子让进家，随手关上门，朝着车站方向走去……

我永远不能忘记这寒冷而又使人感到温暖的一天。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起，我则脱离了生活近三十年的山沟。

离家三小时后，我心情激动、呼吸紧张地来到石河子市第二技工学校报到。

这是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单位，正处在人才缺乏、工作繁忙、机构设立和人员编制还没有完全就绪的状态中，但日常教学工作已经正常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学生的课程学习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春节刚过便已经开学，部分短期培训班和教职员工寒假都没有休息。总之，学校的工作节奏是紧张而有秩序的。

接待我的是学校办公室刘洪明主任。这是一位精力旺盛、对人热情、工作负责、神情严肃的长者。

我把从南山煤矿开出的行政调令、工资介绍信、干部介绍信、党组织关系以及户口迁移证、供粮转移卡等等手续全部交给他。他一张张仔细地翻阅着，然后锁进抽屉，站起来对我说：“跟我来。”

我随着他来到教学楼二楼周丽珠校长的办公室。

我是周校长亲自点名调进这所学校的，同时调入学校报到的还有几位同志，惟独我引起了学校足够的重视，而且在这之前周校长曾特别嘱咐刘主任，在我报到期间的临时性工作由她本人亲自安排。

“闫成报到啦，欢迎啊。”正在给学生科长安排工作的周校长从容地站起来，面带笑容地同我握着手，然后示意我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周校长四十五、六岁，踔厉风发，眉宇间洋溢着一股神采。穿在身上的那套深色西装笔挺适宜，端庄素雅，使她显得格外大方自然和那种少有的中年妇女的美。

“介绍一下，这是学生科科长罗军，这是新调到咱们学校工作的闫成。”周校长兴致勃勃地望着我和罗军友好地握手。“你们俩都是年轻人，今后要多加配合，携手并进，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把学校的工作搞上去，让石河子第二技工学校的面貌来个焕然一新。”

刘主任在一旁也高兴地操着河南口音说：“这下我们学校又增添了新的力量，吸取了新鲜血液，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啦。”报到之前，早在调令还没有发出的时候，我和刘主任就曾见过面，周校长已经将我们彼此介绍过，这个学校除了周校长以外，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刘主任。

刘主任不多说话，个不高，微微发胖，很壮实，皮肤黝黑，显得苍老，可那双眼睛却敏捷锐利，炯炯有神。初次交往给人留下干练朴质，具有实干精神的印象。周校长说过，他是个憨厚忠诚的老实人。

“闫成调来之前在南山煤矿中学担任政教处主任和团委书记，熟悉学校工作，具备一定的学生管理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正式党员，兵团党校党政干部管理专业毕业，业务水平也比较高。但初来乍到，免不了在工作中碰到一些不适之处，这还要你们二位多支持和帮助，共同搞好学校的工作。”周校长说着，流露出很了解我的语气。

她很细致，对我的考虑很周密，这样当着两位科领导赞扬我是为了树立我的形象，以便顺利地进入到工作状态。她要求刘主任和罗科长如此对待我，想必是把我列入到了一种特殊的、领导信任的行列之中。为此，我坐在沙发上很踏实，欣慰，也有点受宠若惊、担当不起的感觉。不过，我没吭声，没表态，也没从面目上留下任何表情，我只是听着。刚到新单位还是少说话，轻易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为好，言多必失，就像刚才这一会儿，我该怎么说好？来个谦虚的表态？大家或许会认为我虚伪，默认自己就是有能力，就是政治素质强。所以我还是不说话的好。我想，至少刚调来的这段时间应该这样做。我并不是优越感强的年轻人，经过今后慢慢地接触，大家会了解我的。

我特殊就特殊在一校之长对我的个别重视。我知道凭各种关系甚至是师市领导（注：兵团农八师和石河子市系一套领导班子）安排调进学校的其他几个人都是在校办室报到后直接分